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三至六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廝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離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

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易傳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伊川先生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壊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

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有字一有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於道則革不乖於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

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已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已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已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於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以有悔而革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説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本義

鄭東卿少梅説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説革是爐之

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語錄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樵者又問漁者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

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茍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无

所用也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為體薪无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

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耳邵子外書　又曰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

王邪以王去賊安有弑君邪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又曰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王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

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並觀物內篇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

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説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説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説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

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並易傳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周行已錄

藍田呂氏曰革變舊而新之也陽極生陰陰極生

陽氣之所以革也息生也水火相即陰陽之義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所之各異不可同其歸故曰睽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女子有行不可終於此故曰革文明則民喻而不疑説則民服而不違大亨以正則因時順理无所不宜革至於是然後當當然後悔亡

龜山楊氏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横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

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无愧乎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

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孚於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已日乃孚上乃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為湯武

不能此是簒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於天下則結怨於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曽無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兊澤離火而彖曰水火何也曰坎兊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為雲下為雨上為雲者澤之氣也下為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兊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兊

亦為川坎為水革兌亦為水又兌為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故曰曲而中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水火相止息則變少女志處乎內而在外中女志適乎外而在內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則變之所由生不可不革也故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以兩體言革也革變也非常之事方革之初人豈能遽信哉傳

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巳日先儒讀作巳事之巳當讀作戊巳之巳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者浹日也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巳故有此象二應五三應上孚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浹日乃孚乃難辭也故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此以離兌二五三上言革之難也坤離為文明兌為說天下之

事至於壞而不振者文亂而不理事暗而不察民怨而上不恤也故萬物否隔人道失正所以當革文明則事理說則民心和故曰文明以說此以兩體言革之道也五上相易各當其位相易亨也各當其位正也文明以說然後大亨而大亨之道利在於正正則不正者正矣故曰元亨利正彖曰大亨以正此復以五上言革之道也革而當者六五之上也上五革而各得其正者當也文明以說大

亨以正革而當三者具其悔乃亡革之非其道或不當革而革或革之而无甚益其於新舊皆有悔是本欲去悔復入於悔矣秦革封建子弟无立錐之地漢革郡縣而七國叛唐革府兵而兵農分不當故耳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再以上五言革之戒也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為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為暑天地相革

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兊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兊革離而成乾巽乾為天坤為順巽為命六二順五順乎天也九五應二應乎人也湯武改物創制革天之命以順天應人而已猶寒暑之相代天道變於上民物改於下因其可革而革之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此復以五上升降推廣革之道也在卦氣為三月故太玄準之以更易傳　又曰

澤中有火非火居澤下也如以剛限之故火不見滅是水在鼎中火異鼎下之象非革象也盖水火之性寒熱燥濕皆有常然澤中有火則水火之性革其常矣息止也火炎上而水息之水潤下而火息之有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象故曰水火相息若以剛限之則无同居之象郭璞言有溫泉而无寒燄璞其知革睽之象歟叢說

新安朱氏曰水火相息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畧與

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文明以説大亨以正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四時湯武順應極言而贊其大也並本義　因説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云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鏴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應天順人

便是如此孟子所説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麄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他兩三番如此説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言應天順人非也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曰意則一但變韻而叶之耳並語錄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

伊川先生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歴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徳而象言治歴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

所以為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會其氣必革澤中有火革之時也其在地則溫泉是已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於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歷更端者革也昔者黄帝迎日推筴始作調元歷閲世十一

歴年五千而更七歴至漢造歴歳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為入歴之始是時日月合璧復會於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歳葢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歴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於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啟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歴之過也震嘗問歴於郭忠孝曰古歴起於牽牛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

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歷之元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本義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

來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葢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　澤中有火革葢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歷明時向林艾軒嘗言聖人於革著治歷者葢歷必有差須時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　又云歷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濶則必先天未子而子

未午而午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曰亦是恁地　又曰澤中有火自與治歴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箇意便說並語錄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伊川先生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

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

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為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當革之初居下无位比於六二上无正應雖有剛德不敢自任惟固結六二以自固不可有為待時而後革也故鞏用黃牛之革六

二居中柔順故曰黄牛以其堅固故曰鞏與遯六二同義

白雲郭氏曰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黄牛之革黄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爲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爲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革之始在下而九四不應離體務上速於革者也鞏固也坤離為黄牛初動艮為皮革日熯之不可動鞏固也黄牛者中順也鞏固用黄牛之革堅韌不動以中順守之可也初動艮又為手為指莊子曰指窮於為初不可動不可有為也易傳曰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慎動而後可以无悔易傳

新安朱氏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

此象𦏁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本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徳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

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以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　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

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旡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徳所之乃吉（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二與九五為應以柔變剛以下變上用力也難久而後能革之然同處於中水火相濟行必有嘉故吉旡咎

白雲郭氏曰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

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得位得時上應九五有可革之才然不可遽為必俟人情既浹上下既信之日乃可革之十日之次自庚至巳浹焉離納巳巳日者浹日也故曰巳日乃革之九五中正二應上行而

又其難其慎如此革道之美无以復加乾為美六上行則二有嘉美故辭曰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夫變動貴乎適時趨舍存乎機會二當可革濡滯而不行於革道安得无咎征吉无咎者以行有嘉也二巽體不果故勉之易傳曰以六居二柔順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

也<sub>易傳</sub>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sub>本義</sub>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

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懐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恐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䆒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稽之衆論至於三

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巳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兊兊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徧行三

爻革之有漸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言三就言至於三則民信之矣故有孚道成民信姑待其革不可以有行也然以剛居陽行猶不已廹之已甚民之不從取凶之道不知消息之理雖正危也

白雲郭氏曰革之為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為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為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

貞厲葢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爲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舍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黄牛之革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剛正而明處下之極革之而當不可復動往而不已有凶成則必虧以正守之猶

厲故曰征凶貞厲然守之者其在懼乎初不可有為也二已日乃革之三革之而就稽之於衆其言亦曰三就故曰革言三就三極數也月之盈虧氣候之變皆以三五三則就矣往而不已人必有言兑為口革言也上六應九三孚也革於此信於彼有孚也民情既孚革道已就欲往何之違民妄作則有凶咎九三離體務上革而過中聖人戒之故辭曰革言三就有孚象曰又何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又何之矣言已審也本義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个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語錄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

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

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　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

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約已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

衆改命倡始信已可行故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始入上體其命當改雖有无應

之悔而革言三就之後物情已信不必私應故悔

亡有孚悔亡有孚吾志可信改命无疑矣故改命吉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巳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為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

辭信志者志可信於人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居四宜有悔然當水火相革之際有其時矣其才也以柔濟剛其動也革而當是以悔亡革五爻皆正四動初應則上下靡不信不動有悔故曰有孚動而正近與五相得遠與初相應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解國之大難除國之大害无招權擅事之凶巽為命四動改命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易傳曰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惟

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而上下信其志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本義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者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故漸漸好先生曰然

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語錄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德一作變革之炳然昭

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莫盛焉 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並易傳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

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覩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其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

易説

漢上朱氏曰乾為大人兊為虎虎生而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既變則其文炳然易見京房謂虎文疎而著是也六二離變兊為文明虎變也九五剛

健中正而得尊位大人之革也其舉事无悔其應曲當文理彰著天下曉然知之猶虎變也豈俟於既革而後孚哉蓋未革之先在突奧之閒簟席之上其文章固已炳然而具矣不假占決質之鬼神其下既孚二五未易而應未占有孚也二離為龜兊乾為決兊乾變離決龜也決謂之占非天下之至誠不言而信能如是乎文王之不長夏以革而虞芮質厥成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本義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語録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伊川先生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

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

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唯一作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

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為班班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

豹變已為眉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説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内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為然後就其上文章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著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

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顔子學舉指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顔子不以爲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虚也有顔子之心則不爲顔子之文可也　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並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五以剛居尊而履中正革道大成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煥乎其有文章不待占而後信也上六與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時變而成文

五以剛得位居中故為大人上以柔无位失中故為君子虎之文脩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葢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君子學以聚之其文蔚然如草之暢茂而叢聚也當革之終小人猶知革面則革道亦可以已也革而不已變亂紛擾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正惟靜而不變則因革以時矣故曰貞吉无咎也

白雲郭氏曰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

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弸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葢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為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廸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陸績曰兊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考之天文尾為虎火也箕為豹水也而同位於寅虎豹同象而異文也離二爻之中也故二爻五其文炳明離三爻已過故三爻上其文蔚茂繁縟蔚文之過也三爻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乾為首兊為説乾首而説見於外面也上爻三成六小人革面也何也君子韜光遠害小人自徇其面令也君子豹變其文蔚然小人革面内嚮順從其上革面非謂

面從也旋其面目也如是則革道大成坤順也兌口順之從也成則不可復動故三征凶上居貞吉下三爻革弊弊去當守以懼上三爻革命命定當復其常故曰征凶上六革道大成柔戒於不守故曰居貞吉上有伏艮居之象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

故占者如之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三

#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

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

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一无卦字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語錄

鼎元吉亨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羡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羡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為德以動出為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為羡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

吉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鼎亨飪之器爲卦下隂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隂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亨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隂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

元亨吉衍文也本義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内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

以其象也　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

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鼎新民以法度也木入於火亨飪之象鼎所以名卦也鼎器也制器必有法象故曰鼎象也鼎之用至乎亨飪故聖人以享上帝養聖賢也享上帝奉天道以取法象也養聖賢尊有道敬有德以取法象也柔上行而得中所以能奉天道應乎剛所以能尊有道敬有德凡鼎之義皆主於

柔巽順於天人而不自用此所以能元吉亨也

白雲郭氏曰井鼎皆物也彖於鼎言鼎象而於井不言象者葢井之象水在下令取於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享上帝養聖賢而已享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

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之德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以全卦言之初六足也二三四腹也腹而中實受物也六五耳也上九鉉也有鼎之象以二體言之虚者在上其足在下而承之亦鼎之象也有是象而又以木巽火木入而火出亨飪之

象在他卦雖有木火而无鼎象不為亨飪矣於此言象則他卦以爻畫為象者可以類推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六爻兩體言乎鼎也聖人在上尊之則亨以享上帝大之則亨以養聖賢天帝一也以其宰制萬物而為之主則謂之帝聖人者賢人之極得天之道而能盡天之聰明者也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爻也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

盡其心者乎鼎器也極其用則道也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復以六爻言鼎之用也觀乾之象則知天帝聖賢一也聖賢之任即天地之任其任豈不重乎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為耳在下聽卑聰也再變巽離為目在四三變鼎離目在五其視愈遠明也所以聰明者聖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為聽故其耳聰兼天下之目以為視故其目明六二之柔進而上行至於五

居尊位而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柔履尊位則无亢

滿之累得中則无過與不及之咎應乎剛則君臣

道合萬物皆得其養具此四者是以元亨坤柔之

亨始於六二之正元吉亨也故不曰大亨曰巽而

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言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此以卦爻三變言鼎之才

也在卦氣爲六月故太玄準之以竈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木巽火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

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聖賢則饔飱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巽進而上得中應剛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本義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先生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亨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

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正位凝命言所以新民以法度也皆不自用恭已正南面而已

白雲郭氏曰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於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

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命以成垂拱无為之治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鄭三月鑄鼎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周三月夏之正月也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上故司爟以季春出火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而金鐵在焉則古者鑄鼎以火出而作火矣辰東方木也火在木上其鑄鼎之時乎兑乾為金而又火在木上亦鑄鼎之象

也鼎有趾腹耳鉉其位不可易故正位尊卑上下用之各有數故凝命離南面正位也巽為命九三獨正凝命也定命之謂凝木火鑄金巽風入之有凝之象正位凝命所以趨鼎之時易傳

新安朱氏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本義凝命恐伊川説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

以凝任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

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畀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畀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　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

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一陰承二陽上強下弱者也上強下弱其勢必顛故鼎顛趾也妾賤者也子貴者也君子以賤者進御不以為非正者以其子也取妾以子不以為非正者所謂舍其賤而從其貴猶鼎顛覆實未以為悖者所以出其否

白雲郭氏曰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為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乾為首四來下初首在下顛也初往四成震為足顛趾也否者不善初不正否之象初四得正未悖也

古者鼎足空潔鼎者顛趾出否則能致新雖曰顛倒於鼎之用未為悖亂也乾為君兌為妾震為子妾不以正合以其有子故无咎无咎者正也妾奔女在女體之不善者穢也利出否者出穢納新舍賤從貴而後得子也公羊謂妾以子貴非也貴賤之分豈可亂哉以君臣言之以貴而下人畀有時而踰尊矣得賤臣者苟利於宗廟社稷則或出於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賤可也易傳　又曰

爻有一爻而取兩象者丁寧重複而非繁也鼎之初六取顛趾出否又取得妾以其子皆喻得人叢說

新安朱氏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本義

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並語錄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

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字就之矣所以吉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

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為革為塞固已路而為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剛中不虛有加必盈五雖正應居二剛之間為其所閒有疾者也九二不以有應為盈乃以彼不能應我為吉懼其盈以為尤也

白雲郭氏曰凡陽為實而陰為虛九二剛中故為

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為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高禄厚不免凶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為仇既滿而驕則驕為仇既滿而貪則貪為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欹器之戒以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

者用中故也象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盈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慎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實九二剛實得中其可為鼎用二之五鼎有實也怨耦曰仇子夏曰仇謂四也九

二九四匹敵也九二據初九四比五二四失其應故相與為仇四近君與我為仇二之五其可不慎所之乎二動成艮艮止也欲動而止慎之象九居四陽失位仇有疾也我仇有疾不能之初則不能即我二之五鼎得實而吉不喪其實終无尤也四兊為口尤之者也二往兊毀故終无尤也易傳　又曰我仇有疾王弼以六五為九二仇伊川以初六為九二仇鄭虞以九四為九二仇案先儒説我據

四之應四承我之應故曰我仇四為毁折之象故曰有疾而子夏傳亦曰四以近權惡我專任四之覆餗正无幾矣豈輒謀我哉怨耦曰仇當以四為仇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有實而不謹其所往則為

仇所即而陷於惡矣本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伊川先生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

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

一无此二字

謂不足之悔

一再有不足之悔字

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

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吉　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悔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吉可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

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皆鼎耳之失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不為用雖有雉膏鳥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象也膏祿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

之禄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後虧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虛中之義也易訛

漢上朱氏曰三動成離坎坎為耳鼎耳也三應上九鉉也耳虛受鉉則舉鼎而行九三當剛柔相應之時剛正自守以動為不正且有悔故上來之三而不受是鼎耳距鉉所以行鼎者塞絶而不亨矣離兊革之象鼎耳革失其為鼎耳之義也其能成

亨飪之功乎離為雉兌澤為膏雉膏食之美者兌口在上不食也九三自守雖有美而不食五安知其旨哉夫君子不為已甚與其獨善其身曷若兼善天下然剛正自守人必有知者上感而動坎水上兌澤流方雨而其悔虧矣坎變兌兌為毀虧悔也始不正而正終吉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

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茍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本義　問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耳則移動不得革是變換之義他在上下之閒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語錄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恊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隂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

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　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以陽居陰下應初

六位則近尊陽剛不足鼎折足之象也四以陽居上體其實宜美故曰公餗折足覆餗位高力柔不勝其任者也形體沾濡汚辱已甚出於不度取凶宜也

白雲郭氏曰二與四同功之爻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愼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於喪身敗事沾汗狼藉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覆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近君九處不當位既不堪其任矣下信初六之小人又无助德與智力皆不足安能謀大事任重寄哉故動則傾覆其所有矣四動之初成震兌震為足兌折之鼎折足也餗鼎實也李鼎祚曰雉之屬虞仲翔曰八珍之具鼎祚指五離言雉雉八珍之一也三公位初之四乾首在下三見離毀覆公餗也其形渥凶鄭康成虞仲翔本作

其刑劇凶王沿曰古之大刑有劇誅之法周官掌戮凡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子夏傳作握荅傳之久字誤而音存也王輔嗣作其形渥易傳從輔嗣既曰其刑劇則凶可知矣如離之九四焚如死如棄如不言凶也離為目震動也乾首在下俯也目動首俯羞赧之象兌為澤兌乾為面巽為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其形渥也如是者必害于家凶于國豈惟戮辱之凶哉四不智信任小人禍至於覆公

餗信任如何也如何允口發聲與大畜何天之衢亨同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信如何言失信也本義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語録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故其耳黄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剄正易説

白雲郭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黄耳金鉉之象黄中也中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黄中之德爲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易説

漢上朱氏曰離坤爲黄黄者坤之中言有中德也伏坎爲耳耳虚而納者也二自遯九五變乾爲金金剛德也二應五舉鼎耳而行爲金鉉故曰鼎黄耳金鉉六五之二巽變艮艮手爲也六五有中德虚中而納九二九二剛中而實舉五而行以中爲鼎之實也鼎之行在耳剛中爲耳之實則剛柔得中而鼎道行矣故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中以爲實釋金鉉也五雖虚納二應之不以正失耳之實

君臣相合不正其可乎故利貞九二之五正也言中以為實則正在其中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虚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本義　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无去處了語録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

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

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

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

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剛而

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

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

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亨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曰剛柔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温非一於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

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
柔以柔節剛相與以相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
之之意也九三剛過於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
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
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為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遯乾之不變者也故為玉三動
坎為耳上來應三舉鼎耳而上行玉鉉也葢上九
不變則九三之剛正應之其道上行矣故曰鼎玉

鉉上九之三坎變成兊水澤節也九居三而正大者吉也言上九為三而屈則大者吉小者无往不利上下之道行矣故曰大吉无不利鼎道既成九三復位玉鉉在上而處成功夫上九動而下三知柔也靜而在上知剛也動靜適宜剛柔有節是以動則吉无不利斯所以能保其成功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葢有是德

則如其占也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四